

汪後來係清康熙、雍正及乾隆初年嶺南著名山水畫家和詩人，畫風承繼“新安畫派”餘緒，成就卓著，對清代早期的嶺南畫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於有人稱這一時期的嶺南畫壇為“汪後來時代”⁽¹⁾。他的足跡遠至澳門，在澳門這片中西交融的土地上留下了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蹤跡。但是，對於這樣一位畫家，我們對其藝術活動與成就卻缺乏足夠的瞭解，在畫史上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本文擬就從以下諸方面對其展開探討，指出其在廣東畫壇上承先啟後的地位及其與澳門之特殊關係。

疑年考

汪後來，原名涓，字白岸，又字鹿岡子，號鹿岡，別署白道人、白岸道人、來、汪涓、白鹿山樵等⁽²⁾，生卒不詳。汪宗衍《嶺南畫人疑年錄》稱其“生康熙十七年（1678），乾隆十二年（1747）、年七十猶在”⁽³⁾；謝文勇《廣東畫人錄》稱其生康熙十六年（1677），卒年不明⁽⁴⁾。此二說均直接或間接源於《番禺縣續志》所載：“汪後來……年二十五中康熙四十一年武舉人。”⁽⁵⁾康熙四十一年即西元1702年，時年二十五歲則按習慣推算生年為1678年（謝文勇《廣東畫人錄》推算時與汪宗衍誤差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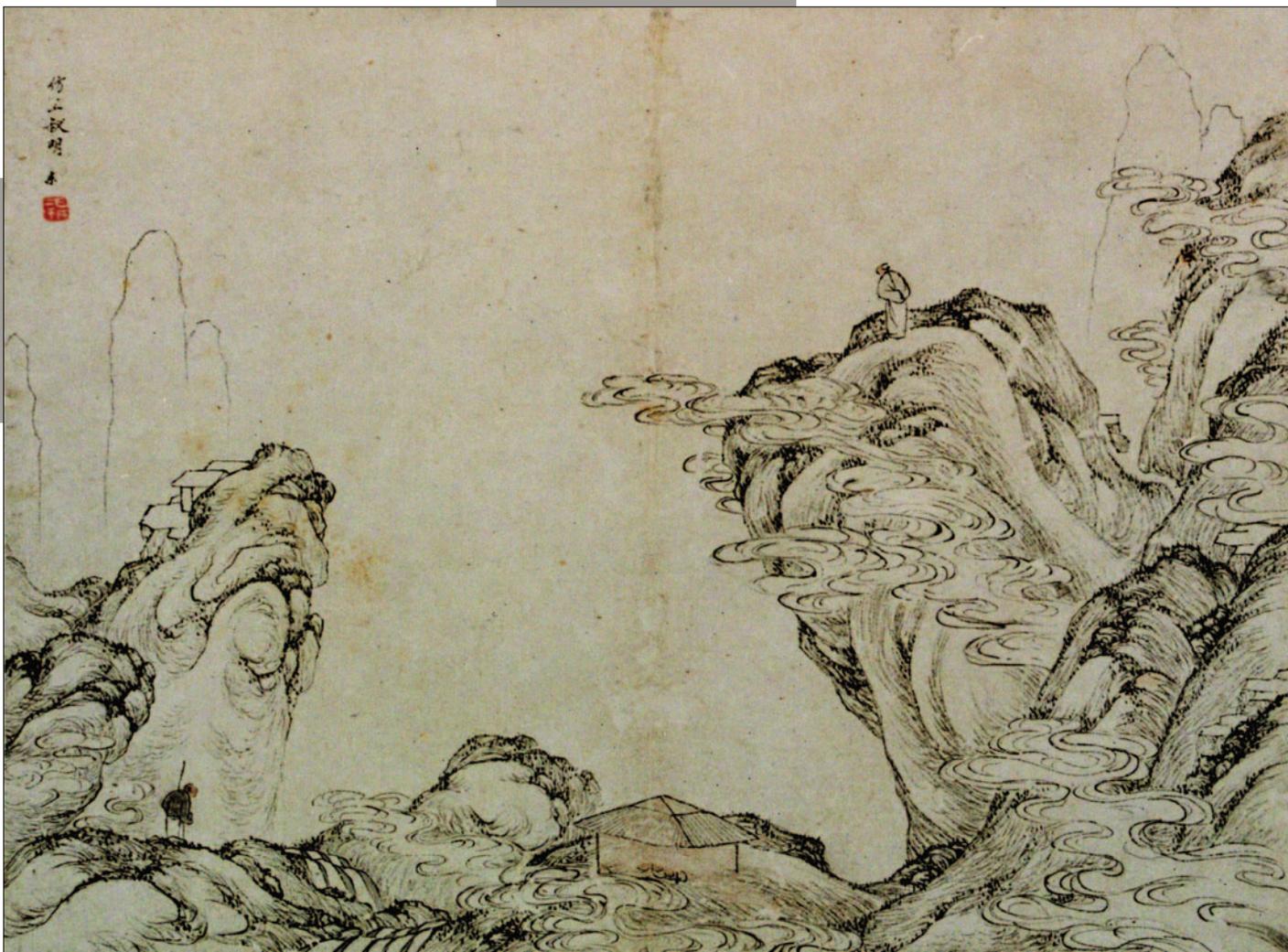
據《番禺縣續志》附錄所載，此資料係根據“阮通志、任志、李志、粵臺徵雅錄、《鹿岡集》曹維城撰傳、粵東詩海、嶺海詩鈔、聽松廬詩話”參修。筆者進一步翻檢原始資料發現，上述“汪後來……年二十五中康熙四十一年武舉人”有誤，從而推出生年1678年亦誤。

《鹿岡集》卷首載曹維城撰《鹿岡先生傳》曰：“汪後來年二十五舉虎榜會試落第，鬱鬱不得志。”⁽⁶⁾阮元主編《廣東通志》曰：“汪後來字白岸，號鹿岡，番禺人，舉康熙壬午武鄉試。”⁽⁷⁾康

熙壬午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番禺縣續志》據此便得出“汪後來……年二十五中康熙四十一年武舉人”的結論，其實不然。其錯謬之處在於忽視了前者所述之“落第”事：並非是“年二十五舉虎榜”，而是“年二十五舉虎榜會試，落第，鬱鬱不得志。”（汪後來在《鹿岡集》中也談到“落第”事。）因此，實際情況應是汪後來年二十五時會試不第，後來在康熙四十一年中了武鄉試。

曹維城撰《傳》寫道：“丙辰，鄂大司馬以鴻博薦，託病堅不出，時先生年已六十三矣。”由汪後來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中武鄉試可知，“丙辰”應為此後的“乾隆丙辰”，即乾隆元年（1736）。時年六十三，則生年應為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按，曹維城，字價人，一字敬亭，康熙四十二年（1703）武進士，官雲南副將，善畫，與汪後來為同道好友，汪後來在《鹿岡集》中分別有〈答曹敬亭總戎見寄〉、〈同劉湘南坐戍屋有懷曹敬亭總戎〉、〈曹敬亭總戎復至穗城飛劄見召先報以詩〉、〈留曹敬亭總戎行〉、〈移居山子村答曹敬亭總戎〉等詩贈之。因此，曹維城撰《傳》，應該是比較可信的。凌揚藻《嶺海詩鈔》亦曰：“丙辰開鴻博科，鄂大司馬以鹿岡薦，託病堅不出，時年

* 朱萬章，廣東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廣州美術學院客座教授，書畫鑑定專家。



汪後來（山水圖）（之一） 廣東省博物館藏

已逾六十矣。”與曹維城之說是相吻合的。

另，《佛山忠義鄉志》稱汪後來“卒年七十九”，由生年1674年可知卒年應為1752年，即乾隆十七年壬申。在汪後來的傳世詩、書、畫中，也未發現此年以後之作品。因此，可定其生年為1674年，卒於1752年，歷經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藝術活動歷程

汪後來原籍安徽歙縣，遠祖為唐越國公汪華。父親汪清度，曾赴廣東做官，遂落籍番禺。汪清度身世不詳，僅知做過縣令或相當於縣令一類的官職。

汪後來“少年即有詩畫名”，“襟期磊落，意氣飛揚”。《佛山忠義鄉志》稱其“生而英敏，豐神俊爽，博學工詩。先輩梁藥亭極加賞異，謂當以

詩名世，繪事亦超絕。”⁽⁸⁾梁藥亭即梁佩蘭（1630-1705），字芝五，號藥亭，晚號鬱洲，廣東南海人，與汪後來相懸四十四歲，卒時汪後來僅三十二歲。據此可知，汪後來至少在二十餘歲便在詩、畫方面享有聲名。

康熙三十七年（1698），躊躇滿志的汪後來赴京會考，結果不幸落第以歸。落第對汪後來而言，無疑是一個重創，同時也是人生的一大轉折。這意味着通過儒學進取功名的夢想破滅。因此，不久汪後來便轉向武科。其友胡方在〈贈汪白岸〉詩中談到：“白岸以儒士不能久困，去試武科，得中。又遇帥臣愛其翰墨，薦授千兵，分防江上。”⁽⁹⁾

試武科是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時年汪氏二十九歲。先是，汪後來受提督黃登舉薦，授宣武將軍參軍事，上任伊始，便表現出傑出的武略。曹維城這



汪後來（山水圖）（之二） 廣東省博物館藏

樣描述作為“武人”的汪後來：“時海疆多警，先生嘗黑夜領步卒，披榛莽，越崖谷，直抵賊穴，焚燒九十九崗諸寨，清遠、龍門草寇數萬悉平。”⁽¹⁰⁾

在汪氏傳世作品中，有一件〈山水圖〉（廣東省博物館藏）斗方，作於康熙四十三、四年間，這正是他中武鄉試的第三年。其題記中寫道：

甲申三月寓東官北畹寺之靜觀堂。時應酬頗多，未暇作畫，呈我□□兄臨別許作冊寄贈。及歸，又以事往瀧西。今乙酉春，始成之。然近因窮累，大不比在北畹時襟懷活潑。又故其中多生滯之筆，但不入俗耳，然兄應也首肯，鹿岡汪後來識。

從題中可知，汪後來中了武鄉試後，仍然有相

當一段時間是過着一種游離於軍營之外的、以詩畫酬應的文人生活。題中“東官”即今廣東東莞，“瀧西”即瀧州之西，治所在龍鄉縣，今廣東羅定縣南。胡方有〈懷汪白岸羅定客中（時主人出師禦寇）〉詩⁽¹¹⁾，汪後來稱“以事往瀧西”，當指此“出師禦寇”事。從此詩可看出他早年任“參軍事”時的大致情形。

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汪後來戍守西江。五十二年，任佛山千總，歷防汾江、瀾石、九江、西城、蘆包等地。⁽¹²⁾按當時廣東兵制，身為千總的汪後來祇是一個低級軍官，汪氏本人也自稱“微官”。⁽¹³⁾

汪後來本係一介儒生，“武略”實非所長。所以，他有一方印曰“將軍不好武”。在軍旅生涯中，既有“兵籍幾篇詩卷壓，箭房夜空畫毫藏”的枯燥日子，也有“既叨升斗慚無事，遍寫新詩授戍兒”、



白岷江后山



汪後來
倣米南宮筆法
汪後來



(左圖) 汪後來《秋山圖》(紙本 170x73cm) (右圖) 汪後來《倣米南宮筆法》(紙本 116x30cm)

“夜半詩成攜稿入，營門驚道羽書來”的愜意生活。

畫藝是汪後來的專長，即使在軍營裡，也未嘗稍懈，從〈余將北征繪琵琶釣艇圖留別徐鐸愚〉等詩題便可知。

汪後來斷斷續續在軍營戩了十餘年，大約在四十餘歲，便棄官歸隱，所以其詩有“藏拙休官早，甘貧得老遲”之句。在一首〈移居山紫村〉裡，更是感慨萬千，發出“大笑戎衣耽人久，羸身猶得試輕裘”的感慨。

汪後來歸隱後，“杜門課子，益肆力於學”⁽¹⁴⁾。他自己也稱“蓋解官以來牢落村野，無所作為，日惟與門生稚子講解詩義”⁽¹⁵⁾。

乾隆元年，鄂大司馬（洛）以鴻博薦，託病堅不出。《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曰：“武人以鴻博薦，惟番禺汪鹿岡千戎。”⁽¹⁶⁾汪後來在〈寄門人林雲軒兼訂習與上人入羅浮〉詩裡也有“我已辭雄薦，君甯哭阮窮”之謂。

晚年，汪後來僑居佛山。

汪後來的一首〈為客〉詩有句曰：“少本愛山林，老轉趨城市。”他之所以“趨城市”，而且選中佛山，多半是為生計所迫。這要從汪後來的經濟狀況談起。汪後來棄官後，生活極為貧困。胡方〈寄汪白岸〉詩中有“聞君去歲絕糧頻，今歲聞君又更貧”句，另有詩題曰“自愧甘貧不如汪白岸，詠以勵志”⁽¹⁷⁾，這些都說明汪氏生活的拮据。他的經濟來源主要靠詩畫潤筆，他還專門寫有〈賣畫歌〉詩。佛山經濟發達，商賈及騷人墨客大都聚集於此，汪後來這種“一夕丹青一日糧，但臨絹素意茫茫”的窘迫生活與佛山優裕的經濟、人文環境相膺合，為他賣畫鬻詩提供了條件。

汪後來居佛山時，“敲詩作畫外，揮塵清談，絕不及時事，俗客無有闖其座者。”⁽¹⁸⁾他在佛山倡辦了汾江詩社，與鄉文人詩酒唱和。與之相唱和的詩友除胡方外，主要有吳恆孚、陳炎宗、何邵、李簡能、左業光、羅天尺、周大樽和洗有文等。此外，著名畫家石濤、上官周也曾是汪後來的座上客。

曹維城撰〈傳〉曰：“晚年，放浪山水，名日盛，造門請益者屢常滿。四方遊宦去粵者以不得其

所著書及畫為慚。日南諸國主亦航海致幣，歲索書畫不輟。”汪後來這種門庭若市、求書求畫的“熱鬧”場面在其友好的詩文中也有所反映。陳炎宗有句曰：“索畫客來茶正熟，乞詩人去座都虛”⁽¹⁹⁾；“乞詩乞畫人應去，濁酒相將醉後狂”⁽²⁰⁾等等。汪後來因此而疲於應付，以至於發出“應酬嫌未免，欲廢畫兼詩”之歎。

在這種情況下，便出現了代筆畫。汪後來〈汾江至日〉詩曰：“丹青老矣門生代，韜略荒哉幕府傳。”詩友左業光〈次和汪鹿岡大沙塘寓齋同門人林雲軒賦〉亦曰：“索畫易償高弟代，買山無價故人賒。”⁽²¹⁾因汪氏畫迹傳世較少，又缺少必要的佐證，現已很難考出其畫究竟由何人所代。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代筆畫均由門生所為，且多是在汪氏晚年才出現。

汪後來廣遊歷。從其詩集中，可知他遍歷北京、長安、易水、淮陰、金陵、新昌、處州、漢口、洞庭湖、潭州、湘潭、長沙、岳陽、郴州、蒼梧、溫陵、晉安、澳門、大別山、小孤山、廬山、羅浮山、鼎湖山、西樵山、筆架山等地。他在大自然中汲取營養，充實着自己的繪畫實踐。在汪氏傳世畫迹中，有不少是以羅浮山為主題的寫生，如廣州美術館所藏《羅浮山水》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山水冊》七頁等。他的這種行萬里路、放浪山水間的體驗，毋疑為他的山水畫注入了生機。

汪後來擅詩文，其詩被集為《鹿岡集》（亦稱《鹿岡詩集》）。文則散見於各種文集中，就目前所見，主要有〈自然堂遺詩序〉、〈箋注杜工部詩序〉等文。

汪後來於美術史研究方面也頗有造詣，他曾輯有《畫史》一卷。⁽²²⁾他在〈雪香洞偶成示門人黃千里〉詩裡，提及“十年一史未曾成”，並有自注曰：“時方編畫史。”其〈宿尹景南水圍四首〉也有“燈下擬酬推讓意，袖中畫史又重編”句，從中可知他編此《畫史》，歷十數年之功，兩易其稿，可惜未見流傳，深以為憾。

從文獻記載可知，汪後來還選編有《汾江詩》二卷、《箋王右丞詩》二卷等，但均未獲見。

畫學師承及其傳人

汪後來一生成就就在於繪事。他擅畫山水，兼善梅、竹、魚及白描人物。

正如所有卓有成就的傳統國畫家一樣，汪後來上追古人，又師從今人，同時師法自然，融匯己意，因而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

汪後來在〈宿尹景南水圍四首〉中有句曰：“白描初傲李龍眠，墨氣空蒙欲化煙。”按，李龍眠即李公麟（1049-1106），擅用白描，筆法如行雲流水。汪後來做其白描之法，想必別有一番精彩，可惜尚未見此類作品傳世。

汪後來畫竹，師法五代的黃筌（?-965）。他在〈墨竹和葉申甫〉詩中有“遂有琅玕贈，黃筌亦我師”句，在《鹿岡集》裡汪後來多次提到黃筌，表達其仰慕與私淑之意。在〈同黃水村集門人蘇南瞻北山堂〉裡有“飲酣爭畫竹，不敢讓黃筌”句，在〈雪香洞偶成示門人黃千里二首〉裡有“黃筌少負寫生名，遠就衰翁論性情”句，在〈竹影〉裡，有“亦是黃筌畫，精神個個融”句，其〈病走試筆呈高達長二首〉之一曰：“兩竿脩竹受風偏，怪石相參也自然。病後自憐神運少，既承虛譽愧黃筌。”可知黃筌對於汪氏的畫竹影響是很大的。

汪後來山水則兼黃公望、吳鎮之長。前者以雄渾見勝，峰巒渾厚，草木華滋；後者筆力雄勁，墨氣沉厚。此外，汪後來同時代人左業光有“米家圖畫無妝點，一幅林塘帶雨描”⁽²³⁾句詠其山水畫，則汪氏山水亦有米家風貌矣。

汪後來師古人更師今人，其好友胡方有長詩〈東汪白岸乞畫〉，中有“君師我友于石子，遺施恨不留真迹；君為入室即一手，叔敖優孟何今昨”句，可知汪後來之師為“于石”。按，“于石”為劉于石，生平不詳。胡方有〈過窯頭，故人劉于石家在焉〉詩，“窯頭”當指今廣東南海官窯一帶，由此可知劉于石當為廣東人。胡方另有〈寄劉于石〉詩云：“問訊同庚老，關心最鳳雛（于石晚始舉子）。丹青能售否，杯勺及前無。”⁽²⁴⁾由詩意可知，劉于石與胡方同年，曾中過舉人。胡方尚有〈送劉于石峨石獲稻南津〉、〈進舟裡水峽訪劉于

石麻奢（溪路極曲）〉諸詩，詩畫僧成鷺亦有〈石琉璃歌貽劉于石〉詩贈之，可見劉氏實為當時一名士。關於劉于石的生平資料極為匱乏，也不見其畫迹與詩文行世，因此已很難確切知道他對汪後來畫藝的影響程度，有待於資料的進一步發現與整理。

汪後來桃李滿天下，因史籍失載，目前已難以窺其傳人之全豹。筆者從汪後來及時人如羅天尺等人詩集中鉤稽梳理，得其弟子七人，他們分別為鄧堂、林雲軒、黃千里、張靜軒、蘇南瞻、周西峰、雷凝道等。

鄧堂，字天木，一字葵君，廣東南海人。生平事蹟不詳，擅畫山水，羅天尺有長詩〈鄧天木為繪石湖小圖歌（鄧君堂，南海人）〉詩詠之，有“鄧君動筆搖山嶽，二頃湖光一時作。我祖精神畫裡生，儼然披斃立邱壑”⁽²⁵⁾句，可知其山水畫是有相當氣勢的。鄧堂畫作傳世極少，目前所見僅〈江山圖〉卷（廣東省博物館藏）行世。該圖作於1721年。作者用筆粗細結合，粗放處疏遠澹逸，雄健有力；精細處工整秀雅，洗盡鉛華，頗類“吳門畫派”畫風。這與汪後來的蕭疏澹遠相比，更多一種靈秀之氣。⁽²⁶⁾更難得的是，此鴻篇鉅製純用水墨呵成，作者在運用水墨的濃淡深淺方面，尤見深厚的功力。鄧堂亦擅花卉，汪後來有〈題門人鄧天木所畫瓶蓮〉一詩可證。

林雲軒，福建溫陵（今泉州）人，汪後來有〈大沙塘客齋同門人林雲軒賦五首〉之一，中有句“羈樓豈有裁瓜地，一笑丹青已誤描（時雲軒為繪〈種瓜圖〉小影）”，另有〈門人林雲軒約人日過寓齋為予寫小影速之以詩〉。從這些詩可知林雲軒擅畫人物。在汪後來《鹿岡集》中，汪氏與林雲軒唱和最多，尚有〈寄門人林雲軒兼訂習與上人入羅浮〉、〈客舍寄門人林雲軒〉、〈送門人林雲軒兄弟還溫陵三首〉、〈門人林雲軒病起卻寄〉、〈同蘇中子、洗大雲、門人林雲軒過平洲觀賞菊花〉諸詩，可見林氏當為汪最得意的弟子，可惜未見畫蹟傳世。

黃千里，生平不詳，汪後來有〈題門人黃千里秋獵圖〉詩曰：“碧眼虬鬚，真王何假。柳綠暗移娘子軍，草青平牧烏孫馬。謾飲醅酥，羽箭穿雲，塞鴻墮下。此中秦城漢關，誰為守者？”據此可知黃千里亦善畫人物。汪後來另有〈作畫寄門人黃千里〉詩，中

有“山水有情性，可與言者稀”句，可看出黃千里與汪氏為山水知音。汪後來尚有〈雪香洞偶成示門人黃千里〉、〈門人黃千里貽蠟石虎枕〉諸詩。

張靜軒，生平不詳，汪後來有〈病葉示門人張靜軒〉、〈謝門人張靜軒惠手熏〉、〈臥病茶庵示門人張靜軒〉、〈食辣菜同劉載萬、高于天、曾德屏、門人張靜軒勸兒限韻〉諸詩，並作有《山水圖》冊（廣東省博物館藏）相贈。

蘇南瞻，生平不詳，汪後來有〈同黃水村集門人蘇南瞻北山堂〉詩，中有“飲酣爭畫竹，不敢讓黃筓”，據此可知，蘇南瞻能畫竹。汪後來另有〈答門人蘇南瞻惠瓦枕〉、〈園中荒地課僕鋤理，適門人蘇南瞻多致菜種喜而成詩〉。

周西峰，生平不詳，汪後來有〈示門人周西峰〉詩。

雷凝道，生平不詳，汪後來有〈門人雷凝道、張靜軒以閒人詩過質率〉詩。

關於汪後來畫藝之傳人，由於資料極為匱乏，從他當時的影響及其在畫壇的地位看，當遠不止此數，有待於今後在資料上的進一步發掘。

汪後來與澳門之關係

正如前文所述，汪後來一生足跡遍天下，廣交遊。當時已為葡人所據的澳門也是他的涉足之地。

關於汪後來在澳門的情況，由於史料的闕如，實很難考其細節，祇能從有限的文獻資源中略勾勒一二。他與澳門的關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他與時任澳門同知張汝霖的交遊。與印光任合作著有《澳門紀略》的張汝霖（1709-1769，字芸墅）本為安徽宣城人，乾隆元年（1736）由拔貢保舉分發廣東，歷任河源、陽春、香山知縣，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1747）任香山知縣，兼署澳門同知。⁽²⁷⁾因此，汪後來與其交往的時間也大致在此年間。其時汪氏已屆古稀。他們的交往點滴並未見於文獻記載，僅知張汝霖與之相知最深，曾邀郡中名輩二十五人贖金資助。

其次，汪後來與澳門的關係還表現在他本人及其時人的詩詞中。目前所見汪後來關於澳門的詩共

存七首。其中一首為〈初至澳門回東吳都閩〉：

名駒借得不知窮，潦倒生涯旅病中。
口腹累人閑仲叔，山川成癖米南宮。
聲傳海市浮天白，勢作蓮花拔地紅。
井澳有門天設險，祇今翻為島夷雄。

吳都閩乃吳姓都司，生平不詳。詩中既有潦倒生涯之歎，又有對西洋人盤踞澳門天險之憂慮。另六首為〈澳門即事同蔡景厚六首〉，茲錄如下：

大磨刀接小磨刀，岸闊帆輕秋氣高。
極目正愁飛鳥墮，罾棚人立浪心牢。

蓮花出水地形奇，為問何年借島夷？
卻怪伏波征戍日，不將銅柱立江涯！

南環一派浪聲喧，鎖鑰惟憑十字門。
借得西洋千里鏡，直看帆影到天根。

赤鳥已映三巴寺，白霧猶涵老漫山。
七日一回看禮拜，番姬盈路錦爛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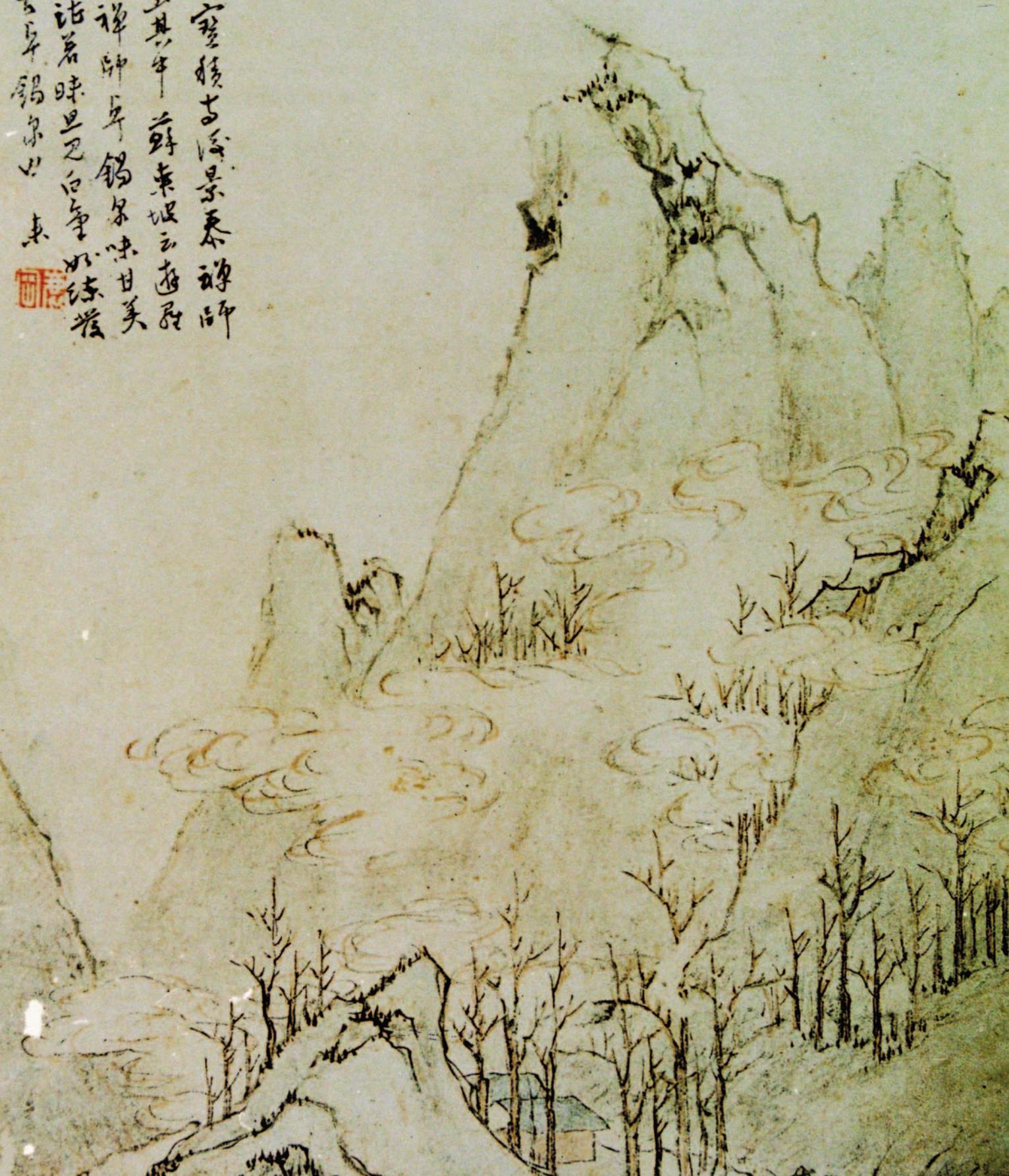
金鉅雄雞鬥碧陰，華夷分隊立森森。
輸贏亦是尋常事，老大難忘左袒心。

衰顏一為故人開，端木天生屢中才。
海錯雜陳嗜未遍，玻璃光瀉掌中杯。

蔡景厚乃汪後來詩友，生平不詳，汪後來在其《鹿岡集》中尚有〈蔡景厚過訪天竺寓齋二首〉和〈虎門春眺同蔡景厚〉等詩。以上諸詩分別從澳門的山川地形、風土世故、異國風情、民族情感等諸方面抒發自己的感喟，表現出作者對於澳門這塊獨特的土地所迸發出的情感。

此外，汪後來同時代人趙同義尚有四首〈和汪伯岸〈秋日澳門〉之作〉，從詩題可知汪氏應還有〈秋日澳門〉之作，但原詩未見。按，趙同義，字鏡江，廣東香山人，世居澳門望廈村，著有《鏡江

寶善山在寶積寺後景泰禪師
卓錫泉出其年蘇東坡云遊居
信飲景泰禪師年錫泉味甘美
甲巖寺僧話著味且冠白毫如練
石印碑即古年錫泉也 東



上界三峰在
雲頂西州趙介
詩云
探蒼蒼
有木
石中
起玉
女
峯
乘明月
夏即此地也
白道人



公詩稿》。(28)

至於汪後來的詩歌、畫藝對於澳門藝術、歷史的影響以及他在澳門的其它事蹟，還有待於資料的進一步挖掘。

傳世作品之藝術特色

汪後來畫擅諸藝，尤以山水見長。

時人陳次藩有〈秋日同張著吉姊丈、甘谷亭世伯觀汪鹿岡先生畫松〉詩，中有“三十年來高格在，幾回心折郊溪藤”⁽²⁹⁾句，可知汪氏在當時嶺南畫壇獨領風騷數十年。

好友羅天尺有長詩〈索汪鹿岡畫瘦量山房圖歌（汪君後來，武榜）〉，其中，由“胸飽東樵十斛雲，筆含西蜀千峰雪”、“我愛君兼畫裡詩，五山五羊長相思”⁽³⁰⁾句，可知汪後來繪畫極富意境氣勢。

從乾隆以降直至近代，廣東美術界對汪後來畫藝評價一直甚高。潘飛聲稱其“古趣酷似瞿梅公”⁽³¹⁾；潘致中謂其“山水類查梅壑，其精老秀硬通神”⁽³²⁾；簡又文稱其“類似百年後之湯雨生胎份，其畫法用筆疏落，風格高超，自是難能可貴”⁽³³⁾。1940年，在香港舉辦“廣東文物展覽會”期間，有觀者撰文稱其山水畫“構圖奇偉森秀，使人有興高杳之思”⁽³⁴⁾；何耀光謂：“觀其筆簡而意遠，深得冷元法乳，不失為一代高手也。”⁽³⁵⁾從對汪後來傳世作品的分析中，不難發現上述諸家之評並非溢美之言。

汪後來傳世作品不多，就筆者統計，其作品傳世者僅約二十一件，分別藏於廣東省博物館、廣州美術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等。這些作品最早的作於1705年，最晚作於1751年，時間跨度近半個世紀。

《山水圖》冊分別係倣倪瓚、沈周、陳道復、文徵明、蘇東坡、王蒙、李營丘、黃公望、吳道子諸家，雖名為“倣”，但已融會己意。如倣黃公望一開，已了無子久風貌，幾乎全是汪氏自家面目，構圖疏落有致，筆墨澹雅，氣韻蕭瑟。其它如倣倪瓚、蘇東坡等，其用筆之精湛、氣韻之高遠、意境之幽寂，足可與新安諸家並駕齊驅而毫不遜色。從作者用筆、構圖及畫風看，此冊當屬汪氏較早年之作。

六十二歲時所作之〈倣米氏山水圖〉與上述諸作

不同。該圖作者自題曰“乙卯孟冬雨中宿羨江精舍倣米南宮筆法”，但就其筆法已與米氏雲煙相去甚遠。汪氏用濃墨渲染，用筆厚重，水墨淋漓，給人清新舒暢之感。這與他一貫的冷寂相比，別具一番風采。

〈秋山圖〉流露出一種冷峻、荒疏的情緒，這種情結基本貫穿其藝術生涯之始終，以至於在畫作中不免有一種程式化傾向。該圖作者既用斧劈皴，也有披麻皴、折帶皴等，淺絳設色，淡墨點苔。

《羅浮山水圖》冊，係汪後來對羅浮山十九處名勝之寫生，作者以簡練之筆，勾勒出各處名勝之神，並配以長題，以示名勝之典。汪氏用淡筆勾出山峰之輪廓，再敷以淡色，山麓樹木蕭瑟，茅屋寒立，山間白雲繚繞。

在汪後來的山水畫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在其早年作品中作為點綴的屋宇多為華麗的樓臺舞榭，中晚年以後則一律為荒寒的茅草小屋。這似乎反映了作者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裂變過程。中國傳統文人那種由開始進取功名到澹泊名利，直至隱逸的思想，在汪後來畫作中折射出來了。

因為汪後來山水多得文人之賞，其商業價值與觀賞價值並不突出，這就造成了他雖平生作了許多畫，而傳世作品卻不多這樣一種怪現象。

汪後來尚有畫竹圖傳世。〈倣文同竹石圖〉卷（廣州美術館藏）和〈松竹圖〉斗方（廣東省博物館藏）所寫松、竹之遒勁，筆墨之澹雅，與文同筆墨有異曲同工之妙。汪後來在〈墨竹和葉申甫〉詩中有“但求能卻俗”句，從這兩件竹畫來看，汪後來是達到了這種看似簡單卻是許許多多畫家所難以企及的境界。

汪後來亦擅畫梅，他有〈畫梅贈何青門〉詩；也能畫魚和水仙花，有〈畫魚〉和〈舟中偶寫水仙花贈妓〉詩。這些反映了他多方面的藝術才能，可惜這類畫均不見傳世。

在汪後來的《鹿岡集》中，較少見其談人物畫之詩（僅見於前文所提到的“白描初倣李龍眠”），在山水畫中也祇是小景人物，且多不合比例，逸筆草草。由此可知，人物畫乃其弱勢。

此外，汪後來兼擅書法，單獨的書法作品有行書〈來鳳亭〉橫幅、草書〈題羅浮山水圖〉及書法斗方三開等，另有畫中題跋多件。其書一如其畫，

眼裏無心一洞然
日亦無心一洞然
柔如石粒
如信長
木空

白清



逸筆荒率，遒勁飄灑，堪稱學人之書法。

汪後來戎馬倥傯大半生，但就其一生行迹及其業績看，仍然是一位典型的文人畫家，詩文書畫俱其所擅長。很明顯，其詩不如其書，其書又不及其畫。畫佔據了他生命的絕大部分。可以這樣說，認識其畫也就認識了汪後來所有的藝術精髓。

結語

汪後來蕭疏澹遠的繪畫風格與“新安畫派”諸家極似。關於這一點，李鑄晉在〈明清廣東山水畫之發展〉一文中已詳細談到：“汪後來……其畫似屬安徽之新安派，全由雲林而來而變之也。……然汪後來之成就，為將新安一派之特點，完全融會，成其個人畫風。故倪雲林之逸氣，及其清幽峻削之感，再加明末一般之奇氣與夢境，而達成汪後來之風格。”⁽³⁶⁾

汪後來從小出生在新安地區，對“新安畫派”諸家作品耳濡目染，成年後又到過淮陰及弘仁出家的武夷山等地，這些說明他有可能直接或間接接觸新安派畫家及其作品，受其影響。而新安派畫家多以自然為師，模山範水，有多件以黃山為描繪物件的佳作傳世。汪後來對山水也情有獨鍾，曾赴福建武夷山、廣東鼎湖山、西樵山、筆架山、羅浮山等名山。他幾次登臨羅浮絕頂，留下《羅浮山水圖冊》等藝術佳作。他與黃山畫派的石濤也是詩畫朋友。因此，不管從其師承、畫風、藝術理念，還是郡望等方面講，汪後來都可歸屬於新安一派。從他出道的時間看，他當屬傳派。他的弟子們再傳其衣鉢，承新安派之餘緒，在廣東畫壇活躍近三十年。“新安畫派”於粵畫之影響，不可謂不巨。

作為新安畫派的分支，汪後來承其遺風，在廣東形成以佛山為中心的繪畫主流，在全國畫壇上是不應被忽視的。不管是研究新安畫派還是廣東畫史，汪後來都是一座無法繞過的分水嶺。

【註】

- (1) 李鑄晉〈明清廣東山水畫之發展〉，載《明清廣東名家山水畫展》，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73年版。
- (2) 分別參見廣東省博物館藏品及《廣東名畫家選集》（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1961年9月編輯出版）所載汪後來作品之署款及鈐印。

- (3) 汪兆鏞編撰《嶺南畫徵略（附：續錄、嶺南畫人疑年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劉九庵《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亦沿用此說，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 (4) 謝文勇《廣東畫人錄》，嶺南美術出版社1985年11月版。
- (5) 《番禺縣續志》卷十九，民國七年（1918）修。
- (6) 曹維城《鹿岡先生傳》，見汪後來《鹿岡集》，1963年5月據梁氏葵霜閣所藏木刻本傳抄，胡法抄寫，簡稱“胡抄本”；另有南州書樓藏《鹿岡集》刻本，簡稱“南刻本”，所載與胡抄本略異；以下引自《鹿岡集》之文，未加特別注明者，均出自“胡抄本”。
- (7) 《道光》《廣東通志》卷二八六。溫汝能輯《粵東詩海》則稱“汪後來……康熙丙子武舉人”，誤，參見該書卷七十三，同治丙寅（1866）重刻。
- (8) 《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八。
- (9) 胡方《金竹先生全集》卷四頁五。
- (10) 前揭曹維城《鹿岡先生傳》。
- (11) 胡方《金竹先生全集》卷三。
- (12) 據汪後來《鹿岡集》中〈之官汾江呈胡叔通〉、〈自汾江更戍瀾石呈杜參戎三首〉、〈自瀾石更戍蘆包口二首〉、〈移戍九江〉、〈自蘆包口移戍西城二首〉諸詩，治所分別在今廣東佛山、南海、清遠、三水轄區內。
- (13) 汪後來〈瀾石即事〉詩曰：“近作徵官似塾師”，見《鹿岡集》卷二。以下引詩未特別注明者均出自《鹿岡集》。
- (14) 前揭曹維城《鹿岡先生傳》。
- (15) 汪後來〈箋注杜工部詩序〉，載《杜詩矩》卷首，清刻本。
- (16) 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二八。
- (17) 胡方《鴻桷堂詩集》卷四。
- (18) 《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八。
- (19) 陳炎宗〈次和汪鹿岡大沙塘寓齋同門人林雲軒賦〉，《佛山忠義鄉志·藝文下》卷十一。
- (20) 洗有文〈鶴園花夕東汪鹿岡千戎〉，《佛山忠義鄉志》卷十一。
- (21) 《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十一。
- (22) 汪兆鏞《嶺南畫徵略》卷三“汪後來”條誤作“《書史》”，想必為誤植。
- (23) 左業光〈次和汪鹿岡大沙塘寓齋同門人林雲軒賦〉，《佛山忠義鄉志》卷十一。
- (24) 胡方《鴻桷堂詩集》卷三。
- (25) 羅天尺《瘦暈山房詩刪》卷三，乾隆庚辰（1760）秋刻。
- (26) 朱萬章《鄧堂的江山圖》，香港《大公報·藝林》1999年6月25日。
- (27) 章文欽〈《澳門紀略》研究〉，載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中華書局1999年11月版。
- (28)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澳門政府文化局、珠海出版社即將出版。
- (29) 陳次藩〈秋日同張著吉姊丈、甘谷亭世伯觀汪鹿岡先生畫松〉，見《粵東詩海》卷八二。
- (30) 羅天尺《瘦暈山房詩刪》卷三。
- (31) 潘飛聲〈在山泉詩話〉，轉引自汪兆鏞《嶺南畫徵略》卷三。
- (32) 潘致中〈吾粵畫人之我見〉，載廣州市市立美術學校編《美術》第五期，民國二十五（1936）年六月版。
- (33) 簡又文〈廣東文化之研究〉，載《廣東文物》卷八，1940年版。
- (34) 滄閣《廣東文物展覽會印象記》，《廣東文物》卷四。
- (35) 《至樂樓書畫錄（宋元明清之部）》，香港何氏至樂樓叢書1986年。
- (36) 前揭李鑄晉《明清廣東山水畫之發展》。

（本文關於澳門部分的論述承蒙中山大學歷史系章文欽教授惠示相關資料並且提供指導，在此深表謝忱！）